



又到大寒时 春晖已可望

季节变迁，岁月流转，不经意间已至大寒。北京时间1月20日22时07分迎来大寒节气，这是由冬向春的转折点。此时节，天气依旧寒冷，但也抑制不住春的气息，正所谓“造物无言却有情，每于寒尽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著，只待新雷第一声”。

天津民俗专家、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说，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，也是冬季最后一个节气。十五天之后就是立春，新一轮二十四节气将开启，周而复始。

“大寒年年有，不在三九在四九”。今年的大寒恰值四九第三天，再过六天就会进入五九，整个五九几乎都在大寒节气中。大家耳熟能详的“数九歌”里唱道：“五九六九河边望柳”，从河边望柳的期许中，能隐约感知“春回律动”的迹象。当然，这个迹象仅限于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，尤其是黄河流域以北而言，南方则是春的脚步越来越近。

大寒节气多在腊月，今年的大寒节气就落在腊月初十至腊月二十四。由于时常与岁末时间相重合，我国民间有“大寒迎年”的说法，一些民俗活动便也多了些辞旧迎新的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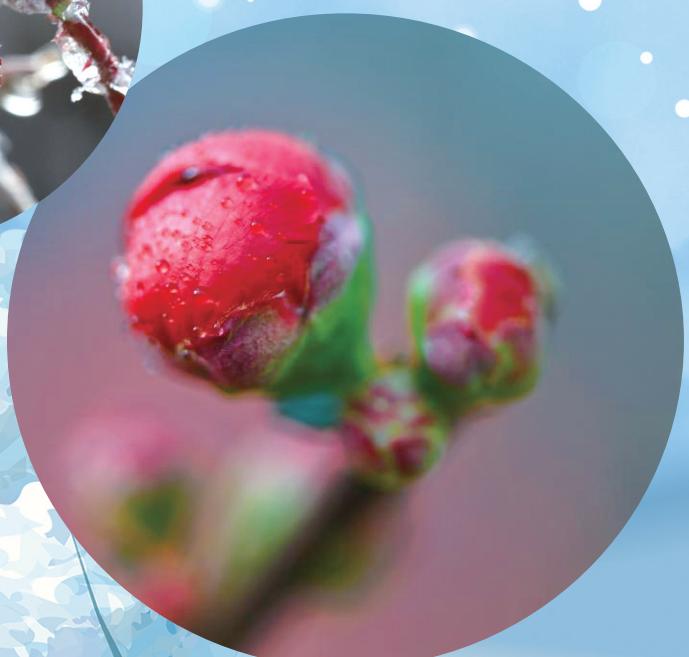
时近年节花市兴。随着春节将近，花卉市场开始迎来销售旺季，人们纷纷走进花市，挑选心仪的花卉，准备装饰家居，增添过年气氛。

大寒有花信，三候远闻香：“一候瑞香，二候兰花，三候山矾”。三花形态清隽且花香馥郁，在清冷的空气中格外诱人。

由国庆表示，兰花有着“淡泊、高雅、高洁、贤德”美好寓意的花语，被喻为“花中君子”，成为最受欢迎的年花之一，每年春节，都非常走俏，受到欢迎。

时至大寒，冬天的背影开始渐行渐远，春天的脚步已是缓缓归矣。在这个“明朝换新律，梅柳待阳春”的时节，不妨约上三五好友闲坐，或围炉，或煮酒，或温茶，在谈天说地中放下过往、忘掉烦恼，高吟一句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大喊一声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以健康的体魄、乐观的心态、饱满的热情，和万物一起，去拥抱一个崭新的时光轮回。

（据新华社报道）



◎咬文嚼字

浅谈“行李”之演变

春运即将开始，许多人也将踏上返乡之路。提到春运，必然离不开一个词：“行李”，即人们所带的物品。其实，“行李”一词，最初是指“人”，后来才逐渐变成了“物”。

“行李”一词，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。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：“行李之往来，共（供）其乏困。”又《左传·襄公八年》：“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。”这两处的“行李”，杜预皆注释曰：“行李，使人也。”意思是行使之人。宋代的马永卿考证说：“古之李字，从山下人、人下子，作岑，后乃转作李也。”清代学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中说：“李假借为理，实为吏。”原来，“李”字和“岑”“吏”有渊源，“行李”指人就不难理解了。到了汉代，“行李”还被引申为“行旅”之意。蔡琰《胡笳十八拍》有云：“追思往日兮行李难。”可见，“行李”一词在春秋至两汉时代，其含义纯粹指“人”，而没有涉及到“物”。

从唐代开始，“行李”一词有指人和指物的双重用法。一方面，它被用来指称官府的导从之人。高适送别友人诗“立谈多感激，行李即严凝”“行李多光辉，札翰忽相鲜”，以及张说诗“柏台简行李，兰殿锡朝衣”，句中的行李都是指导从之人。那么，为什么要用“行李”来指代官府的导从之人呢？明代学者顾炎武推测说：“唐时谓官府导从之人曰行李……岂其不敢称卤簿（帝王外出时的仪仗队）而别为是名耶？”另一方面，“行李”已开始用来指出行时所带的衣装。白居易题赠李卢二中丞诗云：“闻君每来去，矻矻事行李。”这是“行李”一词从“行人”过渡到“行装”的开端。

汉唐以后，“行李”开始指行旅，有时也指行旅之人。杜甫《赠苏四溪》：“别离已五年，尚在行李中。”这里的“行李”指行旅。元人傅若金《送张秀才北上时将赴海》“身逐征帆赴天涯，道逢行李问京华”，以及惕微《光复汤邑小史》“舟行两日，遂抵兰溪，行李往还，此为通道”，这里的“行李”则指行旅之人。

宋代基本上因袭唐代的“双重”用法，但似乎更倾向于用来指称行装。苏轼《与程德孺运使书》云：“约程四月末间到真州，当遣儿子迈往宜兴取行李。”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：“早晚即行，试遣人往求之，时行李已出房。”尽管这时把行装称为行李已很普遍，但仍然还有争议。宋代文人马永卿认为：“今人以行李为随行之物，失之远矣。”他对用“行李”指物抱有成见。而宋人方勺在《泊宅编》中说：“盖人将有行，必先治装，如孟子之言治任，郑当时之言治行，皆治装之意……今以行李名装，何为不可？”这一说法顺应了“行李”词义的发展趋势，也为“行李”指代行装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明朝起，“行李”开始演变为出门旅行所携带的东西，这个义项就此固定下来，直到今天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